

萬文庫

卷三十一

王雲編主

舊小說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 小 舊
(八)
編祺會吳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者 篆 編 總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舊小說

乙集六 唐

大唐奇事

廉廣

馬總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山。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即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廂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爲妖。幸察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卽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絕。雲蒸霧起。飄風倏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卽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

與君一小筆。欲爲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爲泥壁。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沈痼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旣冠後。忽於頭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旣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祀。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傅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闈吏謂曰。朝廷新命相國。大僚尙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邪。布衣執刺待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降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備位於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幸辱玉趾。敢受教於君。君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談者。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聽。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況聖哲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卽欲奉而行之。臨一事。卽忘

心徇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僕當書紳而永爲箴誠生曰君聞美言必喜聞惡言必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惡言諷君必犯君之顏色既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即不得盡伸惡言矣美言徇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爲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爲相之道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用仁人撫疲瘵用義士和鬪戰自修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國慎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廢以一爵祿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本祇欲達一言於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劉潛女

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語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證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

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卻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爲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

會昌解題錄

包 滑

牛生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便臥於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爲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牒之。看數張。卽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卽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卽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緘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戶坊。飢貧甚。絕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飢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內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爲何人而至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旣入。僧乃爲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

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將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爲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簾而坐有數人少年上樓來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卽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貨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卽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爲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遂終焉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有一驢衣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旣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問求水童歸逡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之大仙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爲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卻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卽能躰地脈及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駢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聞一宅切切之聲云相

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敕羅葉二師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如抵牆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尙隨之。仙人以柱杖畫地，化爲大江，波濤浩淼，闊三二里。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爲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

峽口道士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即預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日，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一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爲其所害，某別有懇誠，請諸公能允許否？」衆人聞其語言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自別有計較。但懇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即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爲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即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更尋。

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卽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一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在此爲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髮少許剪指爪甲兼頭面脚手及身上各瀝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拋皮與吾吾取披已化爲虎卽將此物拋與吾取而食之卽與汝無異也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躡又拋衣與虎乃噬食而去自後便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劉立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一旦捨君長逝哽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君素無疾恙何得如此妻言後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美美爲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帥崔公卽立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貧令賓幕致書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一杏

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窺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某月爲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僕名秋筍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公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筍入宅中見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旣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歟歎久之須叟縣令亦至衆客具集趙具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壻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南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御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

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磬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卽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卽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師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風癥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卽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

張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爲妖物所魅其妖來時女卽濃粧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語笑其去卽狂呼號泣不已久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廣袖楚宮粧獨步間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爲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會讀書不知因何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錯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爲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廳堂言訖而沒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剛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簷上脚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粧美服在

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自虛曰：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云：今當遠訪親舊，以數口爲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吏云：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魈。自虛令積柴與樹齊，縱火焚之間。樹中冤枉之聲不可聽。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委妻子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子然一身，當令公知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去。自虛俯拾開之，見有一小虎，大纔如蠅。自虛欲捉之，遂跳於地，已長數寸。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其家大小百餘人盡爲所斃。虎亦不見。自虛者亦一身而已。

韋丹

韋丹大夫及第後，歷任西臺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國有道者與丹交遊歲久，忽一日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盡知其事，可自往徐州問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經數日問之，皆云無黑老。召一衙吏問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處？其吏曰：此城郭內並無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黑瘦，貧寒，爲人傭作，賃半間茅屋而住。此州人見其黑瘦，衆皆呼爲黑老。韋公曰：可爲某邀取來。吏人至瓜園中喚之，黑老終不肯來，乃驅迫之至驛。韋公已具公服在門首祇候。韋公一見便再拜，黑老曰：某傭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來，願得生迴，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爲吏人等遮攔不放。自辰及酉，韋公禮貌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略請上廳，終不能得。至二更來，方上堦，不肯正坐。韋公再拜諮詢，叩問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臥於牀上，鼻息如雷。韋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極，不覺兼公服亦倒臥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來，以手撫韋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愛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須向人間

富貴待合得時吾當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爲汝盡話言訖倏已不見韋公卻歸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死矣韋公惆悵埋之而去自後寂絕二十年不知信息韋公官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謂閻人曰爾報公可道黑老來也公聞之倒屣相迎公明日無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韋公上仙矣

麌思明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薦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麌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薦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卽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饑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閑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賢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壤廳上壁內書記卻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怪之妄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爲昭應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爲昭應其縣與長安萬年不殊今爲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乎思

明拜謝曰。請尙書壞壁驗之。遂乃拆壁開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爲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卻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尅應。卻後二年。疾病危篤。差人題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

大唐新語

益州長吏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旣而恆恐有甘子爲布所損。每歲多壞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敍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

唐王皇后

劉肅

唐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膚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九齡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恕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併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旣寃。武氏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叫笑。召

覬巫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醉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識著知有神通焉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屨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屬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戶於洛水行岌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閭人以通於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

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知不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遣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彊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爲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識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生死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間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縱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